



Orpheus Music Series
俄耳甫斯音乐译丛

微茫之辨 系列

名家讲坛读本

荣誉主编

杨燕迪

主编

孙红杰

ON CRITICIZING MUSIC:
FIV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音乐批评的五种哲学视角

[美] 查尔斯·罗森 等 著

[美] 金斯利·普莱斯 编

刘丹霓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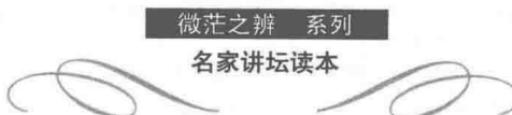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上海高校高峰学科“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团队”建设项目



Orpheus Music Series
俄耳甫斯音乐译丛



荣誉主编 杨燕迪
主编 孙红杰

ON CRITICIZING MUSIC:
FIV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音乐批评的五种哲学视角

[美]查尔斯·罗森等著

[美]金斯利·普莱斯编

刘丹霓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音乐批评的五种哲学视角 / (美) 查尔斯·罗森等著;
(美) 金斯利·普莱斯编; 刘丹霓译. -- 重庆 : 西南师
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0

(俄耳甫斯音乐译丛)

ISBN 978-7-5621-8979-4

I. ①音… II. ①查… ②金… ③刘… III. ①音乐评
论—文集 IV. ①J6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1528号

ON CRITICIZING MUSIC: FIV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By Charles Rosen, ect., edited by Kingsley Price

Copyright: ©1981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Marylan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by Chongqing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4)第210号



俄耳甫斯音乐译丛

音乐批评的五种哲学视角

YIN YUE PI PING DE WU ZHONG ZHE XUE SHI JIAO

[美]查尔斯·罗森等著 [美]金斯利·普莱斯编 刘丹霓译

总策划：李远毅 倪为国

执行策划：周松

责任编辑：郭彦臣

封面设计：何旸

装帧设计： 周娟 涂敏 李扬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邮编：400715

电话：023-68254353

网址：<http://www.xscb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四川省东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8.25

字 数：220千

版 次：2017年11月 第1版

印 次：2017年1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21-8979-4

定 价：48.00 元



Orpheus Music Series
俄耳甫斯音乐译丛

编 委 会



荣誉主编：杨燕迪

学术指导：孙国忠

主 编：孙红杰

副主编：刘丹霓

译审委员会：杨燕迪 孙国忠 施 忠 陈鸿铎

伍维曦 孙红杰 刘丹霓

译者委员会：冯欣欣 钱丽娟 张 毅 马艳艳

周 强 韩应潮 聂 蓬 王崇刚

杨和平 王振宁 边 天 邓欢欢

朱明月 侯 珪 杨丹赫 殷 石

“俄耳甫斯音乐译丛”总序

俄耳甫斯^[1]是古希腊神话中极富传奇色彩的音乐家、诗人与先知。传说中，他的美妙琴歌能使顽石点头、河水倒流、人神陶醉、百兽率舞。这一美妙的传说映照了“音乐协调世间万物”的神奇能量，也预见了后世以音乐来探索宇宙真理、传递神灵意志、反思人生经验、揭示哲性原理等全部理想。然而，在古希腊神话中，音乐虽具有千般伟力，却并不以功利性手段自居。作为协调万物的天然圣律，音乐是科学与智慧的象征。众所周知，Music（音乐）与Museum（博物馆）共同起源于Muse（缪斯），而Muse是古希腊神话中司掌科学与艺术的九位女神。如果说Museum意味着“科学与智慧之所在”，那么Music便意味着“科学与智慧之所化”。其血统之高贵、地位之尊崇，远非其他艺术所能媲美。因为除音乐以外，再没有任何艺

[1] 俄耳甫斯（Ὀρφεύς）是太阳神阿波罗（Ἀπόλλων）与史诗女神卡莉欧碧（Καλλιόπη，九位缪斯之一）之子，也是天神宙斯（Ζεύς）与记忆女神摩涅莫辛涅（Μνημοσύνη）的外孙。此外，他还被视作是俄耳甫斯教的创始人、色雷斯人的先祖。更有传言认为，他是为人间开启医药、书写、农学三大文化的神灵。然而关于俄耳甫斯传颂最广的，是他怀着对妻子尤丽狄茜（Εύρυδίκη）的深爱，在爱神阿莫尔的指引下只身前往冥府，与生死河上铁石心肠的摆渡者夏隆（Χάρων）周旋，进而以歌声感动冥王，致使爱妻还魂的故事。

术是根据“司艺之神”(Muse)自身的名义命名的。音乐——以其自在的协调有致——并不为昭示真理而存在，它本身就是真理，是蕴藏着宇宙普遍规律(毕达哥拉斯语)的真理。音乐也不为服务他者而存在，其千般伟力只为彰显自身。是故，以音乐为手段去谋求功利，必然使音乐屈尊降格。然而，若是出于崇高之正义，又何妨施展其煌煌伟力？当俄耳甫斯承受突如其来的丧妻之痛时，他并不是自觉、自发地想到可以用音乐来扭转悲剧性命运，而是经爱神阿莫尔(Amor)点化之后才去往冥府、拯救亡魂。俄耳甫斯作为音乐之神的“不自觉”，似乎正意味深长地道出了音乐不以功利性手段自居的崇高尊严。

然而自神话时代以来，音乐的自尊自足性——犹如潘多拉魔盒里关着的“希望”那样——几乎成了永远不可企及的理想。它被功利和欲念所牵扯，由“极乐天堂”转向“人间炼狱”，开始了绵延数千年的跌宕苦修之旅：它成为教化人心的手段(古希腊音乐戏剧)，成为炫耀奢华的装饰(古罗马音乐仪仗)，成为敬奉神灵的修辞(中世纪教会音乐)，成为描摹情感的媒介(文艺复兴时期之世俗音乐)，成为助兴添娱的调料(巴洛克时期之剧场音乐)，成为标榜趣味的资本(古典时期宫廷音乐)，成为描绘风景的颜色、诉苦煽情的灵药(浪漫主义标题音乐)，成为映照现实的孔镜(真实主义音乐)，成为标榜个性的图符(现代先锋派音乐)，成为谋生立命的技艺(所有音乐领域)，成为应景点缀的玩意儿(当今无处不在的实

用音乐)^[1]……其用途之多，不胜枚举，其中有多少崇高正义？诸君自可怀疑。不妨说，音乐如同晶莹剔透的棱镜，经阳光照耀后折射出斑斓异彩，人们着迷于阳光的斑斓异彩，却几乎忘却了棱镜自身的高洁、精致与纯粹。

当今的音乐生态，一方面繁荣昌盛，另一方面也纷乱混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时处处被形形色色的音乐包围，却不幸已身心麻木、充耳不闻。在严肃音乐界，经过现代、后现代作曲家们各自为政的激进探索，音乐一度已内涵崩摧、外延泛滥，不仅其美、丑、尊、卑备受争议，甚至连其是、非、真、伪也扑朔迷离。作为宇宙真理的完美化身，作为协调万物的天然圣律，音乐岂能无所谓？其自尊自足性的丧失，其核心价值观的崩溃，是否意味着“炼狱苦修”已至极境？进而，“炼狱苦修”之后，是否能——如但丁的《神曲》所说——否极泰来、重归极乐？目前这仍是未解之题。然而，当此浮世，谨以“俄耳甫斯”之名，回唤音乐在众神时代曾有的崇高名誉与千般伟力，以一系列聚焦音乐之精华思想，涤荡我们饱受功利、欲念侵蚀之心灵，岂非有识之士的不谋之吁？

本译丛分设七个子卷：子卷一，经典之谜，聚焦音乐作品；子卷二，骄子之魂，聚焦音乐人物；子卷三，原理之思，聚焦音乐原理；子卷四，教化之脉，聚焦音乐历史；子

[1] 纯音乐 (absolute music) 当真纯粹自足吗？抑或它也映照着创作习惯、民族风格、受众趣味等社会性内容？标题音乐 (program music) 的魅力难道只体现在非音乐的内容吗？抑或音乐自身才是感动之源？这些问题至今仍没有清楚的答案。

卷五，微茫之辨，聚焦音乐思想；子卷六，启未之弦，聚焦音乐传播；子卷七，万方之灵，聚焦音乐风俗。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1]曾以九位缪斯之名为他的《历史》各章命名，古希腊音乐理论家曾以古希腊部落之名为不同调式命名那样，我们尝试以西方大小调音阶的基本音级之名来为本译丛的七个子卷命名。考虑到“思想”是音乐发展的原动力，也是音乐行为、现象、产品普遍意义上的指向，故将聚焦音乐思想的“子卷五·微茫之辨”设为“主音卷”(do)。“人物”与“作品”分别是音乐思想的“行为主体”与“行为产品”，势同两翼，拱卫“主音”，故将“子卷二·骄子之魂”设为“下属音卷”(fa)，将“子卷一·经典之谜”设为“属音卷”(sol)。“风俗”与“历史”彼此互补：“风俗”彰显空间差异（如地域、国度、民族特性），依赖于积淀，相对稳定，且与“思想”(do)和“作品”(sol)关系密切（风俗映照思想，作品凝聚风俗），故将“子卷七·万方之灵”设为“上中音卷”(mi)；“历史”强调时间线索，倾向于变迁，相对游移，且与“人物”(fa)及“思想”(do)不可分割（人物创造历史，历史蕴藏思想），故将“子卷四·教化之脉”设为“下中音卷”(la)。“原理”（指作曲技术理论和表演技术理论）与“思想”关联甚切，本身都是理论，而且，“原理”在很大程度上指向“思想”

[1] 希罗多德（Ηροδότος，约公元前484—公元前425年），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他的《历史》（Ἱστορία）一书是记述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的历史名著，因其各章都以一位缪斯命名，故也称《缪斯书》。

(如同导音迫切归属于主音)，故将“子卷三·原理之思”设为“导音卷”(si)。“传播”是“思想”(do)的合理后续，又是“风俗”(mi)得以形成的基础，故将“子卷六·启未之弦”设为“上主音卷”(re)。由此，七卷分立，相辅相成，协调感应，遂成“文明”。

本译丛旨在借俄耳甫斯之名，引导广大爱乐者去品味音乐经典，认识音乐肌理，体悟音乐人文，阅读音乐历史，关注音乐思想，反思音乐哲理，并领略不同音乐风俗之间的差异与联系。由于上述七个主题均具有永恒性，故而本译丛总体上亦呈开放格局。我们竭诚欢迎广大读者为本译丛推荐选题，更期待有能力的译者加入我们的翻译团队。当然，我们的一部分译者初窥门径、资历尚浅，虽经译审组成员竭诚审校，错讹疏漏仍在所难免，恳请读者雅量海涵并不吝指正！

祝愿本译丛与时俱进、茁壮发展。

是为序。

孙红杰

2015年5月28日
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名家讲坛读本”释注

面向公众的演讲，不同于独坐书房的著述。后者在相对自由和封闭的空间里独立思考，不受时间限制，故能埋首于曲折幽深的构思，随心所欲，循循考据，慢条斯理，咬文嚼字，全然沉浸于自我独白的意趣。而前者不仅有观众在场，更有时间为限，故常聚焦于直接凝练的主题，意兴激昂，才思敏捷，随机应对，乘兴发挥，体验着相互交流的愉悦。演讲人滔滔陈词之际，往往抛开细碎的考据而提纲挈领、直宣宏旨，故能在较短时间内呈现集中的思想；又因其借助于通俗的口头语言，故能让听者在瞬间会意；更因其有声调、表情和姿态的伴随，而能营造出扑面而来的感染力。优秀的演讲散发着炽热的激情，洋溢着雄辩的言辞，包藏着闪光的洞见，凝结着高尚的思想，不仅令人振奋、发人深思、诱人回味，甚至能辨黑为白、化敌为友、起死回生——刺杀了凯撒的布鲁图斯面对群情激愤的凯撒旧部能当场以雄辩的演说开脱自己的死罪并赢得拥戴与欢呼，这便是公开演讲具有强大煽动性的明证。

当口头的演说化身为书面的讲稿时，其固有的文体特性亦得以保留：浅显而富于感召力的论题，集中明晰的思想，略显随意的内容次第，相对简易的句式，偏向口语的措辞，话题之间的衔接性语句，深入浅出的喻示，彰显

论辩魅力的辞格，以及各种人称代词（你们、我们、大家、各位）所流露的“在场感”等，使人读来亲切，如耳提面命般身临其境。演讲稿因而浓缩着丰富的感性与高妙的理性，阅读演讲稿的体验与收获因而无以替代。西方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阶段的教育，高度重视专题性学术讲座和论坛的重要性，视之为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专业课程体系的重要补充。通过长年累月观摩演讲，学生不仅能收获知识、升华思想，还能一再领略公开演讲这一兼具学术性和社会性的实践活动的魅力，这对其学术素养的提升和职业生涯的拓展有难以估量的积极意义。是以，众多名校都设有“品牌化”的高规格学术讲坛，定期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重量级”学者前来举行专题性的系列学术演讲，而这些演讲稿通常会在当年或翌年出版成书。

“名家讲坛读本”正是以翻译引进这些高端的学术讲座为宗旨。它将聚焦于哈佛大学“诺顿讲坛”、伯克利加州大学“布洛赫讲坛”的系列讲稿，兼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塔尔海默讲坛”、哥伦比亚大学的“萨义德讲坛”等其他系列。哈佛大学的“诺顿讲坛”以美国著名艺术家、作家、社会批评家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 1827—1908)命名，设立于1907年；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布洛赫讲坛”以著名美国作曲家、教育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1880—1959)命名，设立于1964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塔尔海默讲坛”以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罗斯·朱利安·塔尔海默

(Ross Julian Thalheimer, 1905—1977) 命名, 设立于1969年;哥伦比亚大学的“萨义德讲坛”以巴勒斯坦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后殖民理论创始人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 1935—2003)命名,设立于2004年。所列诸家讲坛,均有涉及音乐或艺术论题的系列,所面向的都是高校的非专业听众,享有崇高的学术威望。

在世界名校的通识课程尚难被我们充分借鉴的当下,系统化翻译引进其高端学术讲座,不失为一种更可行的替代方案。这些讲稿无不具有精深的学术品质、独到的艺术见解和深广的人文关怀,值得作为专业院校师生和公共知识分子们的通识教育素材,尤其适合作为相关专业研究生的课堂研讨内容,或课外读书会的交流内容。

“读本”中收录的每一场演讲,尽管广存高见,却也都是“一家之言”。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研究生们,完全可以在充分理解书中要义的基础上予以申论和争辩,将切题的议论引入更为深广的境地。欢迎各位读者积极撰写书评并推荐翻译选题,也希望这个“音乐界的百家讲坛”能得到更多读者们的宣传和支持。

孙红杰

2016年10月

起草于英国牛津大学

2017年10月

成稿于上海师范大学

前 言

本书各章内容（导论除外）起初为1978—1979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讲座，它们共同构成了第六期塔尔海默系列讲座[Thalheimer lectures]的内容。这个学术讲座系列因“阿尔文与范妮·布劳斯坦·塔尔海默基金会”[Alvin and Fanny Blaustein Thalheimer Foundation]的资助馈赠而得以成立。

阿尔文·塔尔海默（1894—1965）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曾在此任教，后步入商界，并热心于慈善事业。他长期致力于为各类社会福利组织提供服务，尤其是犹太慈善联合组织[Associated Jewish Charities]、巴尔的摩社会服务机构理事会[Baltimore Council of Social Agencies]以及马里兰州福利董事会[Maryland State Welfare Board]。但他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学术事业的浓厚兴趣，曾出版两部哲学著作，并在哈佛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委员会中任职。他的夫人，范妮·布劳斯坦·塔尔海默（1895—1957）曾就读于哥

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 和马里兰艺术学院[Maryland Institute, College of Art]。她将自己的大量时间用于慈善事业，在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皮博迪音乐学院和马里兰州教育董事会的多项事务中扮演着尤为活跃的角色。

第六期塔尔海默系列讲座与前五期一样，是为纪念塔尔海默博士和塔尔海默夫人对公益事业的毕生奉献而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系举办。这一期的主题为音乐批评的本质，而皮博迪音乐学院在此之前刚隶属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一事件也与本期主题的设定有关。

衷心感谢斯蒂芬·巴克[Stephen Barker] 教授和迈克尔·胡克[Michael Hooker] 主任协助组织本期系列讲座；感谢皮博迪音乐学院院长，艾略特·加尔金博士[Dr. Elliot Galkin] 的精彩建议与指导；感谢玛格丽特·岳和南希·汤普森对大量往来通信的高效处理；感谢莫利·米切尔准备了难度较大的手稿；感谢布莱恩·哈尔承担校对和其他许多相关工作。

目 录

导论 1

金斯利·普莱斯

影响：剽窃抄袭与灵感启示 31

查尔斯·罗森

学术性音乐批评的现状 83

约瑟夫·科尔曼

理解音乐 121

蒙罗·柯蒂斯·比尔兹利

作为后康德批判的浪漫主义音乐 161

——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符号世界的概念

罗斯·罗森加德·苏博特尼克

音乐批评：践行与渎职 207

卡尔·阿申布莱纳

译后记 243

导论

金斯利·普莱斯

在过去，从一个史学家的角度来看，音乐在西方世界的存在并不十分独立，这一观点一直持续到较为晚近的时期。音乐对舞蹈加以引导，对诗歌吟诵进行支撑，对宗教崇拜予以强化。很早就有纯器乐乐曲；公元前586年，萨卡达斯[Sakadas] 在皮底亚[Pythian] 竞技会上凭借以阿夫洛斯管吹奏的乐曲而获得奖赏。^[1] 但这首乐曲的重要性不在于其自身，不在于它作为一部器乐作品所具有的特点，而在于它再现了一个与音乐没有多少关系的事件——阿波罗与巨龙之间的搏斗。就我们所知，器乐音乐在过去的价值实现于它所完成的任务，而不在于它自身的形态。当古代的牧羊人在山间草地吹起牧笛，他们似乎只是为了排遣照顾温顺的羊群所带来的困顿与乏味，而非享受这些旋律的美。

[1] Donald J. Grout, *A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1960), p. 5.

此外，有证据表明音乐在过去所享有的地位和声誉并不及它所服务的各类活动。柏拉图对业余音乐爱好者嗤之以鼻，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不适合参与哲学探讨的人群，而只会在城镇或乡村的酒神狂欢节上四处乱窜，“百无一用”，“仿佛掷出自己的耳朵要去听每一首合唱。”^[1]亚里士多德在效仿柏拉图而将某些类型的音乐排除在教育之外后，如是写道：“如果学音乐的学生不再接触那些职业性竞技会上表演的艺术，不去寻求获取这类竞技会上流行的怪诞伎俩，将会获得良好得体的行为准则。”^[2]音乐所满足的需求要比创作、表演、聆听音乐的需求更为重要，更为优越。

古代和中世纪对音乐的讨论反映了音乐在当时的从属地位。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00年）提出了一套声学理论，有效地从数理上解释了调式音阶中各音高的特性。从毕达哥拉斯及其追随者的思想理论开始，关于音乐与宇宙之间存在神秘的数理同一性的主题就长期在演化和发展。文法学者和音乐家将节奏和格律进行归类，思考应当如何将这两者彼此结合，如何与旋律相配，但他们思考的依据始终是这些节奏和旋律所表现的情感和性格，以及与音乐配合的舞蹈、诗歌、宗教崇拜、叙事情节所承载的意义。人们过去谈论音乐，是因为它与其

[1] Plato, *Republic*, 475. *The Dialogues of Plato*, ed. B. Jowet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7), I: 738-739.

[2] Aristotle, *Politics* 8.6. 1341a10. 转引自Grout,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p. 6.